

我一直认为，我只是千千万万青年科技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我所在的岗位很平凡，我的经历也很普通，但我肩上的使命却神圣而又光荣。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做最前沿的技术探索，更要“脚踏实地”，解决好每一个具体的工程问题，

时刻牢记核工业人的初心与使命，坚定对核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青春汗水，做出不凡成绩，不畏艰险、甘于奉献，不断磨炼、刻苦拼搏，在新时代核工业的“大舞台”上施展才华，书写无悔的青春乐章！

我的清华情缘

○姚远程

和清华大学结缘还是在原单位——航天部061基地。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个项目是在红旗2号制导雷达车上加装频率捷变抗干扰系统，清华电子系是牵头单位，负责人是茅于海。他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侄子、工程机械学家茅以新的公子。他的专著《频率捷变雷达》是我国无线通信抗干扰方面的经典，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样机，获得过1984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中还有彭应宁、山秀明、刘宝琴等老师，过去只在教科书里看过，现在竟一个个走了出来。那一年是1984年，清华电子系迁回北京不久，所以从他们的言谈里经常能听到绵阳，听到曾经的清华分校。

那是他们这一代人，用了十多年时间，到龙门山里抬青石，去涪江岸边运河沙，在青义坝上开砖窑，把绵阳北郊一块1000亩左右的坡地，建成了建筑面积达30万平方米，有较为完善的教学、科研、实习设施，配套完整的生活、医疗、教育环境的清华大学绵阳分校。

我当时对绵阳并不熟悉，只知道这是一个聚集了不少三线企业的地区。直到15



姚远程教授

年后，我来到这里工作。

西南工学院是清华大学绵阳分校迁回北京后，由石棉县大山里迁出的建材学院，和清华留在绵阳的校舍校友合并而成。当时我还打电话去咨询薛宝兴老师，他当时是清华产业公司副总裁，管着同方、紫光和清华出版社等企业，一说起绵阳来，就滔滔不绝。

没多久，西南工学院要改名西南科技大学，还新增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作为新来的专业教师，因我过去做过不少科研项目，学校派我到清华电子系进修。大约一年时间，听了近10门课，获得20个学分。

作为一所著名的大学，清华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而电子系上下仍弥散的分校情结，最是让人感动。

第一次秋游，是去阳台山景区，我被安排坐在前排，身边是德高望重的吴佑寿先生和周炳琨先生。吴院士可以说是中国数字通信的奠基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国内只要是学无线电的，就没有不知道他的。周院士是光电子学家。科普丛书《和科学家爷爷谈科学》中激光分册，就是周炳琨写的。而这次陪了他们一路，在大觉寺仰望千年银杏，登妙峰山放眼满山红叶，我们一路说的都是有情有意义的绵阳故事。

霍燕燕老师是绵阳人，她和丈夫胡思正教授几乎每周都带水果去宿舍看我，还送给我胡老师家乡的大红袍茶叶。

二

我在老校区随手拍了一组照片，发到朋友圈居然收到好多回帖，特别是清华的老先生们给我发来的一个个询问。“那栋亮着灯光的三层小楼，是分校留下的教师宿舍吧？”“银杏树下那一条蜿蜒的石阶，是老图书馆上到后山的路吗？”周祖成教授，更是一口气回了好几百字，把当初怎么送孩子到托儿所、怎么在露天剧场看《红灯记》讲得绘声绘色。

我选修过周老师的“FPGA与数字电

路设计”，每周一次。150人的教室，每次都能来200多人，把文南楼一个旧经管报告厅挤得满满当当。FPGA在当年是新技术，周老师在清华首开了讲座，还把课程配套的校内竞赛推广成为由清华牵头、其他重点高校参加的全国邀请赛，进而升级为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成为教育部学位中心认定的系列创新赛事之一。

在进修的那一年里，受杨知行老师教诲最多，不仅是因为听完了他讲的“光纤通信”，还因为当初实验室就在他那里。后来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是制定国家数字电视标准的负责人。我后来在长虹公司的一个项目论证会上再次遇见他。评审结束后，我带他回学校，在老校区的梧桐道上畅所欲言。杨老师做事很低调，从不夸夸其谈，只有说起过去的岁月，他才会滔滔不绝。

清华分校迁回北京时，李征帆老师没有回清华园，而是调到上海交通大学。我无缘在清华听他的课，却在西科大的后花园请他吃过一次饭。那一年他刚办完退休手续，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一个人来绵阳，在分校的老校区走走转转。在路上有过去的员工认出了他。我听说后，开车带着他从老区到新区，看了不少地方。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2022 年全家福（局部）

李老师的好口碑来自学生。多年前，研究生们自发组织投票，在网上评选中国最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李老师名列第三。他指导的学生3人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前100名），6人获得提名（前200名），其中就包括上海交大副校长毛军发院士（现任深圳大学校长）。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在穿透紫藤花架的斑驳阳光下，呼吸着和煦春风吹来的阵阵花香，李老师给我传授为人之道、为师之道，受益匪浅，感激终生。

三

周淑华老师的课程“程控交换与综合信息网”，案例里经常会提到绵阳，提到跃进路上的407厂。那时他们开发的数字载波，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程控交换。

而我当初选她的课，却是因为喜欢西阶教室。紧挨着清华大礼堂，离“水木清华”不远，窗外就是著名的闻一多塑像。

还有四教，梅顺良老师和王京老师在这里讲“移动通信”，让我见到最初的移动通信终端是背在挎包里。曹志刚老师和刘序明老师在这里讲“通信原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手抄给我的习题答案和思考题。

每次课前课后或课间，我最喜欢的是在走廊散步，可以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欣赏学生自办的墙报，几乎每周都会更新。

下课的时候就去东大操场。清华北大和牛津剑桥的田径对抗赛，也就是1999年，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那几天的校园里，突然多出的不仅是运动员，还有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他们骑着自动车，一路摁着铃声，把东大操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

我也去看了，在马约翰的雕像前，知道了清华人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还知道了由马约翰倡导的清华大学曾经的校规，就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强制关闭所有的宿舍、教室和实验室，只开放体育场馆。

我的实验室位于东楼四层，正好看见主楼广场上飘扬的旗子。其中最醒目的一面是“厚德载物”的紫色旗，印有“清华大学”四个大字。而右侧有面红色的旗帜也很醒目，那就是高高飘扬的“电子工程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冯正和，我常去冯老师的实验室看测试天线。

那一年是1999年，潘长勇老师博士毕业刚留校，我赶上听他的第一堂课。每次上课都会来不少督导，上课时给学生发调查表，下课时和青年教师反馈交流。潘长勇为此还在课下吐槽。前几年，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王希勤留在了导师彭应宁的团队，10年前作为电子系主任和校党委史宗恺副书记一起来绵阳参加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活动。

1999年还举办了分校返京20周年纪念活动，60多位老教师回到绵阳时喜极而泣。2019年又举行了4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

1999年，还是个跨世纪的年份，也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骑车去天安门广场看游行，跟着喜气洋洋的人潮往前移，我就觉得下个世纪一定会特别美好。

他们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期许，才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才有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一代代传承坚持，一代代努力，才会有成就不断涌现。

（作者为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教授、博导）